

湮没世间五十载
惨绝人寰谁可知

重要切迫家民
民
國
國

走出野人山的女兵

一位幸存的远征军女兵的自述

甘泉 著
刘桂英

安徽文艺出版社

I51
G08

I287
2819

甘 泉 著
刘桂英

走出

野人山的女兵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 04 号

走出野人山的女兵

刘桂英 甘泉 著

责任编辑:裴善明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 283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马鞍山印刷总厂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375

插页:2

字数:185,000

版次: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199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868-4/1·778

定价:4.5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惨绝人寰而又被湮没多年的血泪史。

时光倒流到50年前的1942年。抗日战争正处于紧张激烈之时，为“御敌于国门之外”，中华民国政府决定组建十万远征军，开赴缅甸，对日作战。由于指挥失误等原因，战斗失利，远征军在战场上形成了大败退的惨局。日军将各路口死死封锁，欲置远征军于死地。迫不得已，远征军只好翻越杳无人迹、山势险峻的原始山林——野人山，向印度方向突围。由于丛林疾病，缺医少食，加之蚊虫叮咬，野兽出没，这短短的100多公里的丛林之路竟成了残酷吞噬成千上万远征将士生命的死亡之路。突围路上的累累白骨，写下了世界军事史上最为悲惨的一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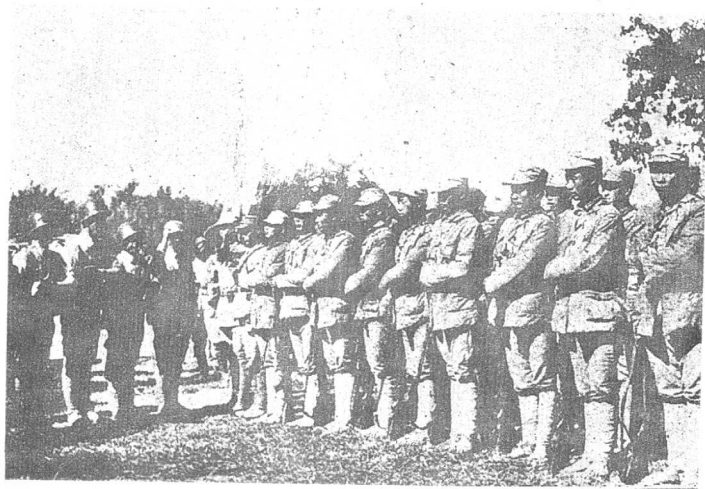
这次惨绝人寰的经历，由于历史的原因被湮没多年，寥寥可数的生还者有的甚至还长期蒙辱受难。本书的作者之一刘桂英，曾是赴缅甸作战远征军的一名女兵，也是翻越野人山的幸存者之一，她的生还，堪称奇迹，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在50年前闻知此事，亲自为她作画，广为宣传。刘桂英曾蒙辱受难多年，现今已年逾古稀。在远征军赴缅甸作战50周年之际，她凭着极其坚强的毅力将她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中国远征军在野人山的惨状公诸于世，一是为了纪念早已尸横山野的战友，更重要的是为了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段中华民族的悲惨历史。



幸存的远征军女兵刘桂英



远征军在战斗



远征军将士整装待发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曼德勒大突围	3
第二章 兵入绝境	18
第三章 从军始末	37
第四章 邂逅山中	56
第五章 开赴缅甸	86
第六章 魔窟悲歌	106
第七章 血战沙场	143
第八章 林海无边	164
第九章 绝处逢生	176
第十章 重返人间	189
第十一章 在朗姆茄的日子里	202
第十二章 胜利反攻	218
第十三章 情义无常	233
第十四章 艰难岁月	242
第十五章 枯木逢春	259
后记	263

前 言

这是一个传奇的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1942年4月，赴印支抗日的10万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北部被日本重兵包围，被迫退入中、印、缅交界处的茫茫原始森林野人山中。

野人山，树木参天，高峻险要，猛兽成群，虫蛇肆虐，瘴气特甚，是一片绵延千里的绿色魔窟，自古世人皆不敢涉足。10万中国远征军遁入这片林海后，历经艰险，殊死搏斗，只有半数将士得以死里逃生。

在这场惨绝人寰的生存与死亡的抗争中，却发生了一件至今仍鲜为人知的奇迹：一位年轻的女兵掉队后，在险象环生、灾难四伏的野人山中挣扎半年之久，九死一生，终于脱离了死亡之海。她就是中国远征军新编第22师野战医院的护士——刘桂英。她是该师唯一走出野人山的女兵。

光阴过去了半个世纪，刘桂英同志仍然健在。她默默无闻地生活在大别山东麓的一个小镇——安徽省怀宁县石牌镇。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获得了这一消息，几经辗转，见到了这位传奇老人。

刘桂英同志现已是古稀之年，满头银丝，老态龙钟，但记忆力挺好，她对当年在野人山中度过的日日夜夜仍记忆犹新。

听了老人的叙述，我觉得将她的经历写本书是一件很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一则，中国远征军在野人山所遭劫难，惨不忍睹，怵目惊心，其悲壮，其悲惨；在中外军事史上是罕见的！刘桂英是一个落伍女兵，是踏着战友的累累白骨走出野人山的，是那场大悲剧的见证人！二则，刘桂英是和另外四个女兵同时落伍的，后有四个离队男兵先后与她们结伴同行，他们在渺无人迹的原始森林里，在世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面前，同生死，共患难，所经所历，离奇曲折，扣人心弦，催人泪下，可歌可泣！不作任何虚构，足以形成一部纪实作品。

于是，我与刘桂英同志合作完成了这本小书，权将它献给中国远征军赴印支抗日五十周年，献给那千千万万永远留在野人山中的忠魂和白骨，献给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

甘泉

1992年7月31日

第一章

曼德勒大突围

1942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欧亚大陆熊熊燃烧。西方的德意志法西斯分子希特勒、墨索里尼不可一世，在囊括了西欧十四国后，又大举入侵苏联，魔爪直指莫斯科；东方的日本军国主义遥相呼应，1941年底偷袭珍珠港成功，很快横扫太平洋诸岛国。嗣后，铁蹄又踏上印支大地。越南被占，泰国缔结城下之盟，1942年3月8日又攻占缅甸首都仰光，切断了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国际运输线——滇缅公路，威逼印度和中国的大西南。东西两股战争祸水大有会流中东之势，世界反法西斯的斗争进入了最艰难、最关键的阶段。

为了遏止日寇的侵略扩张，保卫滇缅路的畅通，中国军队在国内战场拖住日寇百万大军的同时，于1942年2月底，陆续派出了10万远征军赴缅与英军携手抗日。

缅甸战场，错综复杂。英缅军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由南向北节节溃退。我远征军千里扬戈，浴血奋战，主力几度寻机与日军会战，均因盟军配合不力，顾此失彼，酿成颓势。

1942年4月29日，日军攻占缅北要镇腊戍，切断了中国远征军归国主要通道，并对中英盟军形成北东南三面包抄态势。

中英盟军与日军在缅甸战场较量的第一回合，已成败局，无可挽回。4月30日，中英盟军开始从缅甸大撤退。

英缅军仓皇跨过伊洛瓦底江，顺着日军尚未合拢的“袋口”，穿越缅西山岳丛林，抄近路迅速向印度逃遁。

10万中国远征军被日军分路合击，各奔生路。主力第5军在军长兼远征军副总司令杜聿明的率领下，由缅甸中部的曼德勒突围后，沿密瓦公路向西北撤退，意欲经密支那返回国门。

远征军主力的撤退是从5月1日开始的。

从曼德勒到密支那的公路上，挤满了从战场上撤上来的汽车、装甲车、牵引火炮、坦克和牛车，挤满了溃退下来的中国官兵和最后一批撤下来的英缅军，几十万逃离缅甸的印度人和华侨，也夹裹在撤退大军的队伍里。

缅甸地势北高南低，曼德勒往北开始进入山地丛林，道路本来就坎坷难行，如今人车拥挤，撤退队伍，首尾相接，宛如爬行，更显得混乱不堪。

远处传来一阵嗡嗡声，敌机来了！惊慌失措的人群纷纷钻向公路两旁的树林。日机盘旋一圈，冲着公路，冲着来不及疏散的人流，俯冲下来，扔下一颗颗炸弹，又悠闲地向南飞去。

战车，在燃烧；森林，在燃烧。被炸死的官兵、难民和牲畜，横七竖八地躺在公路上，山坡旁。

硝烟未散，部队和难民踏过死尸，绕过路障，又继续向北蠕动。隆隆的马达声，嘀嘀的喇叭声，呼儿唤女的嚎哭声，怨天骂娘的咒骂声……一路残兵败景。

缅甸属热带季风气候，3至5月正是暑季。头上骄阳似火，脚下柏油马路烤得冒油，暑气灼得人喘不过气来。酷热、惊慌、焦灼中的人们，有的撇开公路，踏着没膝的蒿草，穿越丛林向北逃奔。漫山遍野都是落荒而逃的军人和难民。

混乱的车流，混乱的人流，在日军的追击、轰炸下，蜂涌向北。中国远征军从将军至士兵，这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赶在日军占领密支那以前，突出重围。

谁也没有想到，中国远征军至此踏上了一条震惊中外的死亡之路。

我当时是中国远征军新编第22师野战医院的一名女护士，亲身经历了这场大退却。那是我一生中最悲惨、最难忘的一章。

因为我的回忆要牵涉到野战医院和一些同事，尤其是后来与我一起掉队、共同攀登野人山的几位女护士，所以，我先按下部队撤退的情况不说，把有关的人物介绍一下。

我们师医院共有官兵七、八十人，其中院长1人，主任医官1人，上、中、少尉医官各1人，男、女护士班各1个，其余士兵20余人。医院附设一个担架排，有30多个担架兵。

院长周垂庭，中校军衔，浙江诸暨人。他40开外，中等个子，背部微驼，黄褐色的方脸庞，蓄着连鬓胡。周院长是个很严肃的人，轻意不露笑脸。他是个外科专家，常常亲自给伤兵开刀。部

下既怕他，又尊敬他。我见到他时，总是退到一边站定，等他走过才动。

主任医官，少校官衔，是个山东大个，身态脸相都显得帅气，有些自傲，不愿多说话。姑娘们不喜欢他。

我们女护士班的护士长姓何，单名一个珊字，是湖南湘潭人。她比我们要大岁把，大约是23岁，军衔定的是中士级。护士长长得很漂亮，皮肤白晰，身材苗条，鸭蛋形的脸上经常红润润的，鼻子和嘴唇周正纤秀，一双大眼睛又黑又亮，水汪汪的。

护士长不但长得俊，品性也好。话不多，但得体，哪个小姐妹做错了事，她再气，也不发脾气，总是选择适当时机，心平气和地开导。我们这些女孩子，常喜形于色，乐来哈哈，悲时哭鼻子，而她是悲是喜很少挂在脸上，对自己心里的事避口不谈，习惯于默默的承受。比我们几个女兵显得沉稳练达一些。

她既是我们的头，又是令我们信赖的好姐姐。我们这些姑娘，都是刚走出校门不久就从军的，一身军装并不能罩住我们的浪漫天真。她像亲姐姐一样关照着，管束着，使我们既感到有依有托，又不能信马由缰。我们有什么事，都愿意跟她讲，请她帮拿主意。

周院长经常找她谈话，大概是了解我们女兵的情况，教她如何带好这个班。院里对我们布置工作，有什么要求，都由院长向她传达。她不像我们那么怕院长。

护士长手下有4个兵。

最调皮的要数王苹了，她是我们几个女兵中的快乐分子。王苹是长沙人，家里开药铺。她瘦高个儿，瓜子脸蛋，有一对调皮的眼睛，黑白分明的眼珠，一天到晚扑闪扑闪的，长长的睫毛也随

着颤动，显得很机灵。嘴唇薄薄的，口齿伶俐。她活泼、淘气，成天手脚不停，走到哪里，就把笑声带到哪里。

王苹喜欢制造矛盾，搅乱平静。不是趁你不备，突然袭击你一下，就是想些花花点子，逗乐众人。

一次，大家都在外科室做棉球，她趁我站起来取前面的棉球包时，竟把我坐的凳子抽掉。我往回一坐，仰面一跤。你看把王苹乐的，拍着巴掌就笑开了。我又羞又气。这时她又上来陪不是：“好妹妹，我是逗着你玩得嘛，别生气嘛！”叫我气也不是，笑也不是。

王苹谁都不怕，就怕院长。有时她正打打闹闹的，见院长来了，就像耗子见了猫似地溜跑了。

五姊妹中最文静的要数笑风了。

笑风姓陈，祖籍湖北襄阳。战乱时，随当医官的母舅逃到湖南。她父亲是个秀才，在家教书。她是阴历三月出世的，父亲按一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给她取名“笑风”。我们都羡慕她有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

笑风个儿高挑，人貌中平略黑。性格文静、内向。平时爱看小说书，看入迷时，自己掩面发笑，有时自个儿潸然泪下。她不喜欢热热闹闹的场面，我们找她说话，也只是拿眼望望，点点头或摇摇头，不大理我们。小王说她是石滚子也压不出个屁来。

闲来无事，笑风还喜欢写写诗，所以我们给她冠了个“诗人”的雅号。

剩下的一个就是孙月霞了，我们常叫她“胆小鬼。”

小孙跟院长是老乡。瘦条中等个，椭圆型的脸膛。说话慢条

斯理，做事也慢，但做得光滑。

一天，我们在水塘边洗衣服，突然下起大雨来，大家慌忙端起盆子往回跑。而她不慌不急，从石板上的一件一件地拣起衣服放到脸盆里。王苹站在塘边直跺脚：“你用手一卡不就得了吗？”小孙不理，仍是慢悠悠的。

小王说她憨，老虎追来了，还要回头望望的。

她对人有意见，不吵出来。一次，小王抹桌子，把她的一本书推到桌子底下，也不拾起来就跑了。小孙气得好久不理她。等消了气，才和小王搭话。

小孙胆小如鼠，上哪都要拉个人作伴，拉得最多的是我。

一天晚上，我正睡得香，她把我推醒了：“小刘，小刘，上厕所不？”

我睡眼惺忪地回答：“我不去，你去吧！”说着，就翻身朝里又睡起来。

“有怪！有怪！”不一会她跑回来，把大家都吵醒了。原来，她去房东头厕所解小便，提心吊胆地来到厕所门口，突然，从里面窜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

她这一说，我们也怪怕的，望望窗外黑黝黝的夜幕，谁也不敢出去看个究竟。

“走，我们去看看！”护士长披好衣，找了根棍子。

我们跟在护士长后面，顺着走廊壮着胆子来到房子东头。大家伸头这里看看，那里瞧瞧，可是黑暗中什么也看不清。

小王不住地吆喊：“出来！出来！”

“你看花眼了吧？”我说。

小孙惊魂未定地说：“不会的，我明明看见有个东西跑出

来。”

大家正找着，说着，突然，墙头上的瓦“咣当”一声。我扭头一看，一只猫的影子窜到墙外去了。

小王嘟噜一句：“大惊小怪的，原来是只猫！”

孙月霞不吱声了，一头钻进厕所。

.....

这些都是出国以前的事情了。

我们五个女兵，是新 22 师仅有的女性。

曼德勒至密支那的道路上，向西有几条简易公路和崎岖小径通往印度，英军和难民逐渐离开密瓦公路拐向印度去了。

密瓦公路上，只剩下中国远征军一支孤旅。

一个束皙白短发瘦高个子美国人带着一支队伍，紧紧追赶着这支孤旅。他是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美国将军史迪威。蒋介石授权他指挥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

4 月 29 日，在曼德勒西南小镇皎施，史迪威与杜聿明在争吵中不欢而散。

那是缅甸盟军中、英、美三方指挥官出席的紧急军事联席会议。面对盟军在缅甸全线崩溃已成定局，会议研究 10 万英缅军和 10 万中国远征军如何撤退。

在无可挽回的失败面前，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和杜聿明忧心忡忡，曾雄心勃勃想在缅甸战场一试身手的史迪威，也缩下了脖子。

英军亚历山大总司令并不怎么沮丧。缅甸对英国人来说无

足轻重，他们重要的是保住物产丰富、幅员辽阔的殖民地印度。战前，英政府派他赴缅接替胡敦任英缅军总司令之职，目的主要就在把英缅军安全撤回印度。早在4月25日，他的部队就已开始渡过伊洛瓦底江，向印度撤退，再有一天的时间，就可以全部过江了。

曼德勒距印度并不遥远，按说中英盟军联合击溃日军的封锁，一起撤往印度是明智之举。而亚历山大摆出一副救世主的姿态宣布：会前他得到英国政府的通知，准许中国军队及其装备前往印度避难，但入境前必须申报难民身份，英国军队予以收容，并在指定地点集中管理。

听了亚历山大的一番话，杜聿明怒火中烧。中国军队千里迢迢出征缅甸，帮你英国打日本鬼子，反倒要做你的难民，天下竟有这样的道理！

他把帽子往桌上一甩，站起来说：“先生们，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亚历山大将军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到中国去。我想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路。”

史迪威也希望杜聿明把部队带往印度，他想在那里重整部队，伺机反攻缅甸。两个多月的辗转，杜聿明受够了这位美国佬的窝囊气。不管史迪威怎么劝说、动怒，杜聿明归国之心笃坚：就是爬，也要带领部队返回国境。

史迪威追跟在中国远征军后面，接二连三地电催杜聿明把队伍带往印度。他通报情报说，密支那附近已发现日军的空降部队，退回中国的最后一条道路已经难保，再往前只能是死路一条。